











范氏義莊



暗室燈卷下

集鑑總論

以人為鑑
知過失

鑑者鏡也。明可照物。貞觀云。以銅為鑑。可整衣冠。以古為鑑。可知興廢。蓋前人者。后人之師。而后人者。前人之續也。鑑前善人。獲吉。足以感發我之善心。則善固我之師焉。鑑前惡人。逢凶。足以懲戒我之惡意。是惡亦我之師矣。故果報諸案。為前人已見之迹。宜取之以為鑑也。茲集先以敬天居首。而繼以五倫與諸行事。用作提綱。下取至言。及果報事實。以為明證。雖博採古書。而取意重修。若將新出焉。得之須加意詳觀。能熟乎此。獲益有二。其一畏凶慕吉。自去惡而為善。既能益乎己。其二逢人演說。可隨地勸化。又能善乎人。然善人正所以益己。乃孔聖欲立欲達之心也。志善者其勉諸。

敬天鑑

○先哲云。凡疾風暴雨。皆有神以主之。故禮稱雖夜必興。衣服冠而坐。蓋畏天之怒也。今世無知之徒。雨多則怨滂。晴多則怨旱。不知陰陽愆期。乃各方

孽緣所致。復敢怨之。詈之。其罪不可解救矣。他如唾流星。指三光。久視日月。對北涕洟及溺。皆不敬之事。均宜慎之。

案○鄂州南門外一民婦。屢出惡語罵天。一日早起。持一瓦盆。赴河邊洗。偶逢大雨。

婦呶呶咒罵。忽一陣大風捲婦入河。其夫急往救起。忽瓦盆中破。戴婦首如枷。欲去之。痛入骨髓。竟以不堪其苦。乃投河死。

○胡昂有牙。落魄不第。濃酒罵天。一日出遊。忽見黑紙飄落馬前。昂拾起觀之。乃黃宇天篆。昂素精篆書。讀之。乃上帝責己之詞也。怒扯碎擲於地。躍馬而過。俄而雲起雨作。人馬皆被雷擊死。僕歸報。始知其事。

○天啟丙寅年。晉陵大旱。太守曾嬰率士民祈禱不應。一夕夢神曰。明早有白髯老人進西門。宜邀之。求雨必應。其妙在一傘。天明公使人候之。果至。遂延之入署。待以隆禮。命求雨澤。老人曰。鄉愚不曉法術。安能求雨。公告以神明之意。老人曰。既如此。願捐軀以救萬民。乃自命積薪園壇。如三日不雨。當縱火焚我。遂入壇。出名上疏。焚香拜祝。忍飢不食。終日跪求。次日腹餒力疲。惟叩頭而已。至第三日寅時。忽起黑雲。少刻大雨盈尺。萬民歡呼。公問老人有何德行。却能格天。且一傘有何異處。老人曰。愚老年八十餘。未識詩書。別無功德。平生惟守分敬天而已。凡朔望節候。必焚香拜禮。所持一傘。遇出路便弱。恒用以遮身。不使污穢觸犯三光耳。豈意蒙天眷顧。賜雨甦民。誠萬幸也。公厚酬之。不受而去。

老人姓羊名德。荆溪北鄉人。

孝親鑑○羅從彥曰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。陳瓘解曰。此語教孝甚切。蓋臣弑其君。子

弑其父者。只因見得君父有不是處耳。若知無不是底父母。則縱遇大舜父母之虐。亦當釋然善處之矣。嗚呼。罪已而不非親者。仁人孝子之心也。怨親而不及己者。亂臣賊子之心也。

潘仲謀曰。人無貴賤。却問身從何處。自孩提以至於成立。歷幾何年矣。我父母之劬勞辛苦。歷歷可數。人子雖竭誠奉養。尚不能如父母之待我。況敢慢不加意乎。夫百年迅速。轉眼即到。一旦無常。則欲養無從。徒歎風木以興悲。不終抱終天永恨乎。故孝道無盡。及時為貴。母使親逝之后。始悔我心之未盡也。

又曰。父母待子能養時。大約已有五六十歲矣。前程無幾。為人子者擁妻抱兒。飽食安眠。豈知堂上白髮老人。又復刪除一日乎。妻子之年方少。享受之日長。而生身父母。一去不回。上天下地。無處尋覓。言念及此。可慟也。夫更有得兒之晚者。兒未成立。親已先逝。此則一毫未報。尤為抱憾。斯惟有行善。以報親於地下。或亦受其益焉。

勸孝歌序

陳宏謀曰。公廣西人為詩云。哀哀父母。生我劬勞。欲報深恩。昊天罔極。千古言孝。切莫于此。而此歌則就此意反復以明之。自妊育懷抱。以至於教養婚娶。受無已時。益見親恩之大。不可以言語罄也。至八反歌。則將待子待親兩相比照。尤見不孝之罪。

上通於天。蓋親乃生我之人。而子則我所生者也。以言其分。則親尊而子卑。以言其時。則親在之日短。子享之日長。比而同之。尚且不可。況事事相反。如歌中所言者耶。為人子者。但以愛予之心愛父母。則庶乎其幾矣。

歌曰

唐王中書著吾取而增補之

孝為百行原。詩書不勝述。若不盡孝思。何以分人畜。我今述俚語。為人效忠告。音百骸未成人。十月后母腹。血肉分母身。呼吸同出入。四體既周全。母身如墜獄。父為母傷悲。妻向夫啼哭。惟恐生產時。身為鬼眷屬。一朝見兒面。母命喜再續。愛護誠求心。晝夜勤撫鞠。母睡濕簾床。兒眠乾被褥。兒糞不嫌穢。兒病甘身贖。兒卧正安穩。母不敢伸縮。如逢好哭兒。吵鬧不安宿。百計取兒歡。心焦不敢觸。一周能舉步。時刻防跌仆。飲食味覺甘。省口忘兒欲。乳哺經三年。汗血幾千斛。母恩身賴母鞠養。教乃父成就。母子二人身。俱是父養育。父慮兒失學。長大成庸碌。年將五六齡。延師教誦讀。抱兒入學堂。拜師勤課塾。束脩不辭貧。供膳苦營逐。慧敏憂疲勞。頑鈍防抑鬱。有過代揜護。有善常稱述。慈愛本天性。真實無妄出。竭誠教且養。年十至五六。父見婚期至。為訪閨中淑。財禮費金錢。衣飾捐布帛。日夜苦憂思。總為兒事役。父恩娶得好妻房。父母心喜慰。誰知得美婦。待親反疎忽。不念親劬勞。反謂天配與。觀親面似土。

愛妻顏如玉。妻欲無不從。妻言不敢拂。美食臨雙親。偕妻啖私室。親穿舊布衫。妻者新羅服。親怒瞪雙眸。妻罵不為辱。二親或鰥寡。不憐守孤獨。二親或老病。服事厭重復。各財不延醫。反怨不早卒。一旦到無常。孤棺殯山谷。從此兩脫手。兄弟分田屋。不念創業難。惟道己之福。享祭不設儀。並不到墳域。遣人掛張紙。設宴自取樂。堆陷不添土。草木不掃割。渾似無主墳。養子曾何托。飢人與一飲。感恩相救活。養兒苦萬千。總說應當著。烏鴉尚返哺。羔羊猶跪脚。人為萬物靈。何反不如物。更有不孝子。父死無管束。敗盡父所遺。為非坐牢獄。父娶與妻房。嫁與人陪宿。是名為妖孽。終死如溝瀆。奉勸為人子。孝經宜早讀。古來行孝人。畧舉為表率。黃香救父危。虎不敢肆毒。伯魚泣母杖。為母哀無力。孟宗哭涸林。三冬笋自出。如何今時人。不效古風俗。何不思此身。形體誰養育。何不思此身。德性誰式穀。何不思此身。家業誰給足。親恩說不盡。聊且粗與俗。聞歌憬然悟。免得傷我蓼。勿以不孝頭。枉戴人間屋。勿以不孝身。枉穿人間服。勿以不孝口。枉食人間穀。天地雖廣大。難容忤逆族。及早悔前非。莫待天誅戮。

八反歌

幼兒詈罵我。我心覺喜歡。父母或督責。我心反不甘。一喜歡一不甘。待兒待親何相懸。勸君今后逢親怒。也將親作小兒看。

兒輩出千言。君聽常不厭。父母一開口。便道多閒管。非閒管。親掛牽。皓首白頭多諸練。勸君親信老人言。莫教乳口爭長短。

幼兒屎尿穢。君心無厭忌。老親涕唾垂。反有增嫌意。六尺軀。來何處。父精母血成汝體。勸君莫厭老唾涎。壯時為爾筋骨散。

看君晨入市。買餅又買糕。少間供父母。多說哄兒曹。親未膳。兒先飽。愛護心腸何顛倒。勸君多出糕餅錢。供養白頭光陰少。

市上檢藥物。只買肥兒丸。老親雖病弱。不買還少丹。兒固瘦。親亦殘。醫兒如何在。親先割股還是親的肉。勸君及早駐親顏。

富貴養親易。親常有未安。貧賤養兒難。兒不受飢寒。一條心。分兩般。親則推貧兒不言。勸君莫推家不富。薄食先親自然安。

養親止二人。常與兄弟爭。養子雖十餘。君皆獨自任。兒飢寒。常顧問。老親凍餓不關心。勸君莫把兄弟推。父母養爾誰幫襯。

親有十分慈。君說理該當。子有一分孝。君就徧傳揚。一負恩。一誇良。此心如何兩分張。勸君謾信兒曹孝。君的樣子不能忘。

○按此二歌。老實無文。智愚咸曉。故自唐至今。流傳不墜。凡童子初入學時。宜錄與

讀之終身記憶。免陷於不孝云。

案

○原穀有祖年老得疾。語多重複。穀之父母厭之。乃造一車。送祖於遠室。穀泣諫不從。返而精藏其車。父曰。爾安用此。答曰。留此以待父老耳。父愕然感悟。即迎其祖歸養。卒成孝子。

○福建林承美。自幼喪父。寡母守節。撫孤成立。畢婚而卒。美思父母之恩。無由報答。常啼泣不已。偶遇一禪師。謂曰。親既逝矣。孝子思親。徒哭無益。予但誠心為善。以求度親。使父母冥中獲福。則謂之報矣。善功成不妨代父母祈求于天。勝于做道場。祈承美感悟。戒殺放生。廣積陰功。數年后。夢其父謂曰。汝為我行善。我與爾母。皆超昇天堂。汝亦有厚福。後承美壽九十六歲。子孫至今科第甲閩中。

○文安縣民某。娶婦美而不孝姑。每向夫前泣訴。言姑不仁。夫默然。一夕夫出利刀與觀。伴謂曰。汝言我母不仁。吾欲殺之何如。婦曰甚好。夫又曰。汝且謹事一月。使人知汝孝。我母惡。然後暗行此事。婦依言。怡色柔順事之。過一月。夫又持刀問曰。姑近日待你如何。婦曰。比前畧好。夫曰。汝再謹事一月。看何如。至期又持刀問之。婦曰。姑今待我好。不可殺。夫大怒曰。人生以孝為先。父母之恩。殺身難報。汝不能敬事我母。反教我行此大逆。故辦此刀。實欲斷汝之頭。豈真殺母哉。姑寬汝兩月。

使汝改過以顯我母之慈。然後殺汝。遂執刀砍婦。婦驚懼求饒。久之方釋。后皆稱孝慈焉。觀此。則凡失愛於父母者。特患己孝之未純耳。若純未有不能感動者。所

謂瞽瞍底豫是也。

其人有大本幹如此齊家甚妙

○顧態性至孝。父娶妾。生二子而薄態。

此父之不是處而態毫無怨言

態孝愈篤。以舌耕為業。每歲

束脩悉以奉父。毫不敢私。庚子館於張氏。張知其孝也。故試之。開館之日。即先與束脩之半。謂曰。今日之與。尊翁不知也。此處適有田賣。宜買之。至秋收可得租米。以濟私用。態曰不可。吾豈謂幾斛米。改其心而欺吾父哉。卒持以奉父。生子際明。官至翰林。純孝如父。

○費狀元宣與同年奕棋。角勝批其頰。同年不悅。事聞於封君。即寫書一封。並封竹板一塊。令其踵門領責謝罪。公持父書與竹板登同年之堂。同年不出。公自撲三次。同年詢知其故。急趨出。相抱大哭。公曰。罪在我。兄何哭焉。同年曰。君尚有父督責。我求責我之父。何可得也。復大慟。相好如初。至今傳為美談。

○正德時。平陽周振恃才狂傲。值科試為家中細事。侮其父曰。我貴子也。非汝所生。父忍之。是夜振夢被攝至冥。○冥王罰其變驢。振辯無罪。○王曰。汝侮父。應墮畜道。且眼界自大。旁若無人。更去兩目。使推磨受鞭。振語塞。蒙驢皮出。覺后自言作

驢鳴死

○晉陵顧成娶錢氏女為媳。順治八年三月疫大作。傳染連門。親戚不敢過問。顧一家八口皆染此病。伏枕待命。時錢氏在母家。聞此信。急欲趨歸。父母阻之。氏曰：夫之娶妻。原為公婆病危。生死大事。忍心不歸。與禽獸何異？吾往即死。亦所甘心。不望父母顧也。遂隻身就道。顧家人聞鬼語。曰：諸善神皆衛孝婦至矣。我等不去。受譴不小。八口皆愈。觀此則本願經所言。諸巡世神祇方欽仰畏。避豈敢肆毒。誠矣。可長溪民陳元贅於外家。以漁為業。其母思念而往觀。元不喜。母覺其意。即辭歸。媳留乃止。次日元捕得魚。恐母食。故為匿之。詎言風大無魚。俟母去。乃責其妻曰：今日所得皆大魚。以爾留老嫗在此。我故不出。即往取魚。却變為蛇。蛟元咽喉而死。大觀中有羅鞏。久停父棺不葬。出遊太學。以冀功名。所求不遂。屢禱於神。一夕夢神怒曰：汝獲罪於天。尚問功名乎？羅訴無罪。神曰：汝久停父棺。安得無罪？鞏曰：某尚有兄。獨何罪我？神曰：汝讀書明理。汝兄碌碌不足責也。春秋責備賢者。既覺疑信相參。猶多妄想。未幾中風死。

兄弟鑑

○古云：兄弟如手足。妻子如衣服。衣服既敝。猶可換。手足斷了。難再續。是兄弟更切於妻子也。人每溺於妻子。而讎兄弟者。蓋緣婦人見淺。遇一小事必

切記於心。時刻宣言。男子聽之。似亦近理。遂至偏信。於是財物之心重。而兄弟之誼薄矣。獨不思父母所遺家產。原無一定之數。固有數萬數千數百數十兩者。更有毫無所遺。猶有逋欠者。分受之後。即稍有不均。當退步思之。假如父母原少這間屋。這坵田。又或多一兄弟。我之所得。不更少乎。思及此。而氣自平矣。即或人心不同。我寬彼刻。亦當以退讓化之。錢財事小。兄弟情重。婦言勿聽。而手足之誼篤矣。

○按人當自反。凡事轉想。或已有不是處。若責人。怨己。一味見人不是。則父母兄弟妻子朋友親戚。皆可憎。甚哉其惑也。

案○有趙某兄弟二人。兄強悍。弟寬和。兄結交錢孫二人為友。酒肉往來。甚是親熱。將弟逐出在外。妻屢諫不從。心生一計。暗屠大狗一隻。粧以衣服置之後園。謊報其夫曰。不知誰殺死一人。丟我園中。夫急回視。時夜昏黑。莫辨真偽。以手探之。衣上有血。大驚無措。妻曰。盍請錢孫二人。抬出掩埋。夫果往請。二人聞是人命。恐被連累。皆不肯來。夫歸無計。妻曰。事急矣。宜叫二叔幫抬。趙往呼。其弟隨至。妻先以篋簾捲好。兄弟抬出郊外埋之。從此醒悟。迎歸其弟。不理錢孫二人。二人懷恨。乃具詞告官。言趙某殺人命。理在某處等語。官拘趙審。其妻同往。以實情稟明。官來啟驗。果是一狗。因重責錢孫。獎賞其婦。此案原有小傳一部。吾忘其姓名。故以趙錢孫代之。